

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

● 何小琼

丰子恺先生,清瘦俊朗的人,一把白胡子,身形高而挺直,如一株翠竹,有着风骨和傲气。先生师从李叔同,是现代漫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和音乐教育家,还是翻译家。而让我惊叹和欣赏的是先生的漫画,灵动鲜活的画风,精准生动的线条,每一幅都是灵魂的画笔。

丰子恺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不羡慕富贵,盛名在外时,许多人上门重金求画,求学者更是不计其数。先生从不端着姿态,而是彬彬有礼,耐心授传,谆谆教诲。他的漫画一幅价格不菲,但从不以此谋利,许多画是随手赠予旁人,这些珍宝,极少传于后人。先生的慷慨、温润、悠然的品性,令人敬佩。真正

做到钱财是身外物,他的人生充满着传奇,他的成就,让后人敬仰,他的品格,让后辈为榜样。

谁都想在功成名就时,住上豪宅,享受生活。丰子恺先生的旧居,简陋之极,窗外,对着一株深秋初冬时,金碧华翠的杏树,那金黄的杏叶,映着整条路都是金光灿烂。居住了二十一年的旧楼,杏树见证了先生每天的繁忙和充实,早起画画、写文章,翻译稿件,会客,谈笑风生。温情慢慢流淌,生命的痕迹因为这样的淡泊安然而有了滋味。

这样的生活,先生过得安之若素,简宅淡饭,迎着晨起,悠闲自在。正如先生写的:“人生有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愁多欢少;第二层是精神生活,就是艺术生活,欢多愁少;第三层是灵魂生活,最高一层,就是只生欢喜不生愁。”颇有禅意的话,让人看了受益匪浅。

第一层楼,物质让人享受着生活,而且是高层次的,吃穿用度,无一不精,无一不贵。但在金钱包裹下的生活,镀了金,少了本真。愁的是还有什么世间好事不曾遍历;第二层,上了一个层次,

精神生活让生命有了光彩,不再单薄而孤寂,有了追求,便有了期盼,不止能够丰富物质生活,还能让精神生活充盈美好。自然快乐多了烦恼少了;而最高的第三层,却出乎意料地,是只生欢喜不生愁。欢喜之心,由自而生,旁人无法帮你,亦无法不生愁。几乎是一种本能,人的欲望总会层出不穷。开始总是有了小愿望,有目标,等到一一实现,便索取更多,野心在不知不觉中递增,待到最后跌入山峰时,为时已晚。

先生说:“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有欲望是人之常情,但如果在历经世事之后,做到心之所向,情之淡然,心系将来,不沉浸于过往。在风雨人生中,砥砺前行,在百转千回中,不忘初心,便未来可期。

最喜爱先生这段话:“你若爱,生活哪里都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世界。”这段话,字字珠玑。生活本来就有不如意十之八九,能做到拥有一颗清澈透明的心,在心中修篱种菊,自有一片繁华盛开于你的世界。

人生海海,何不以丰子恺先生的人生三层楼自勉,走自己的路,与自己有关,与别人无关。

孩子教育是一场马拉松

● 夏欣欣

这个月的一天早上,我在地铁站内换乘时,看到一对双胞胎小姐妹。其中一个,妈妈不但替她背着书包,还牵着她的手走在前面;另一个,自己背着书包,还被甩在挺远的后面。见此情景,我心里有点为后面这个小女孩鸣不平。但是,这个女孩一蹦一跳的背景,可以感受到她的心情并不坏。好奇心,促使我和她聊了几句。从小女孩口中得知:她们上小学后,去学校要换两次地铁,每天都是妈妈接送。上一年级时,妈妈说她们还弱小,两人的书包都由妈妈一个人背。现在上二年级了,妈妈每周一、三,给姐姐背书包,周二、四给妹妹背书包。周五,姐妹都是自己背书包。她们商量好了,上三年级后,她们每天都自己背书包。她妈妈说了,自己的包再重,最后都要由自己来背。

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改革,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将逐渐增加,如何妥善协调子女之间的关系,成为家长无法回避的问题。我把这件事儿在微信中发了以后,引起不少朋友的兴趣。有位作编辑的朋友还希望我能写一篇千字文,但从何入手,一直没有想明白。

不久前,突然看到“10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这则消息。其中第一章第一条就明确:“为了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制定本法。”细想,这位妈妈在“如何为两个孩子背好书包”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应该说比较成功。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学生书包份量越来越重,从当初的单肩包发展到双肩包,甚至出现了滚轮式书包。当孩子刚上小学,帮孩子背一背书包,可以传递父母对孩子的爱。妈妈给弱小的孩子背书包是爱幼,孩子自动减轻妈妈的负担是尊老。多少年后,妈妈背着她们包、牵着她们手,边走边聊上学、回家的情景,会成为两个孩子回忆中一抹美丽的色彩。现实生活中,两个孩子在妈妈心中的份量不会完全一样,家长如果处理不当,孩子心态就会失去平衡。这位妈妈的做法,动了脑筋,出了实招,基本达到“端平一碗水”的效果。这对孩子在平等的家庭氛围中,不断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养成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和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风物长宜放眼量。孩子教育是一场马拉松,没有心想事成,只有水到渠成。叶圣陶先生曾说:“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工业和农业最大的不同在于,工业可以是快节奏的、大容量的、流水线的、批量出产的,而农业则是有季节的、有时令的、有成长规律的,是需要播种、施肥、除草、喷药的,是需要土壤、水分、阳光和等待的,它是一个慢的过程。对待孩子的成长,家长不能有半点儿急躁,要遵循教育内在的规律,减少浮躁与功利,学会等待;不急于求成,重在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从一点一滴做起做好,从而为孩子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桃花庵

刊头书法 陈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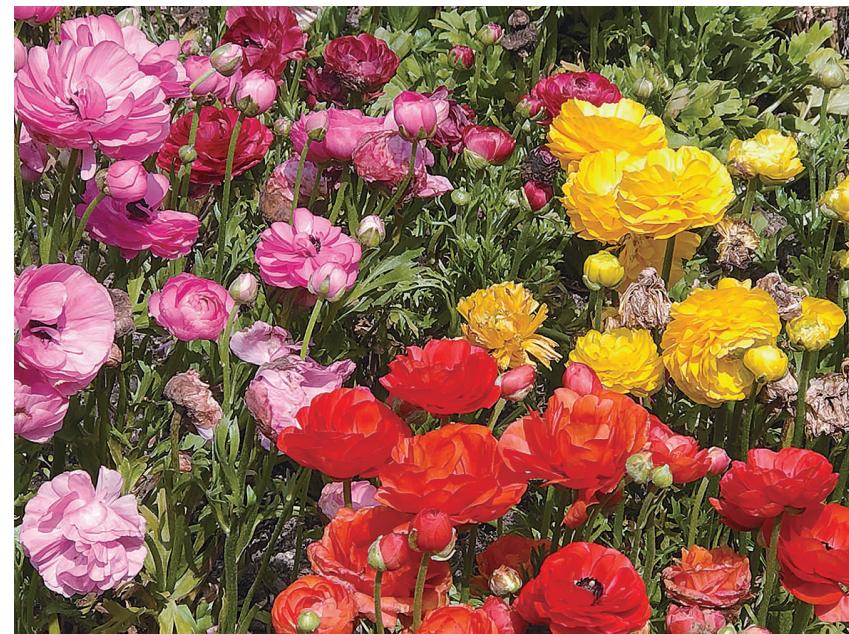
渐行渐远的棉花匠

● 江初昕

“白雪纷飞,伯乐操琴,问是何调,人人知音。”读到这样的诗句,人们很难和棉花匠相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确实是棉花匠的真实写照。弹棉花是一种老手艺了,行头比较简单,一弯弹弓、一张磨盘、一个弹花棒槌和一根牵纱篾。“弹棉花嘞——”一阵悠扬的叫唤声传遍了大街小巷。

弹棉花季节性很强,上半年闲得慌,下半年又忙不过来。乡下农村,每到年根,男娶女嫁,谁家不弹上几床崭新的棉被呀。被子誉为“一辈子”,讨个好彩头,可不能马虎。往往东家都会尽其所能,把棉花匠伺候得满心欢喜。棉花匠也上心,把那棒槌抡得格外得有劲,棉花弹得雪白蓬松。棉花匠基本都是一人,但到了放线蒙被的时候,东家才会派一人给师傅做对手,在一头帮忙放线扯线。结婚的棉被,一般都会在上面用红线拼个“囍”字,有的棉花匠手巧,还能用红线拼成鸳鸯戏水、喜鹊登枝之类吉祥喜庆的图案来,备受东家的喜欢。冬季也有棉被翻新的,反正,棉花匠来到一个村庄,就能做上好几天。

去了棉籽的棉花堆积在木板上,棉花匠便在腰间系上一根绑带,后背固定一根竹竿。把那只笨重的大木弓一头系在腰间,一头吊在竹竿上,大木弓上有一根竹篾一般的牛筋长弦。那只木制的棒槌也是特制的,前面是一个圆头,圆头上有凹槽,弹棉花时,以右手拿木棰敲击弓上牛筋,再随手一拉动,牛筋就弹了起来,如此反复的点击,随着“嘭嘭嘭”的声响,木板上的棉花纷纷被弹松,棉絮纷飞,几个时辰,已是一堆蓬松的



■ 艳(摄影)

阿元

棉花了,就像天上的云朵一般。棉花弹好后,归整铺平,接着就是放线了。把棉线穿在一根细小的竹竿上,线盘固定好后,二人对面而立。棉花匠抓住一头棉线后,就把竹竿伸向对面,对面的人接过棉线,比划好长短,顺势把棉线扯断,动作有条不紊,行云流水。如此经纬交叉,纵横交错,就把棉絮固定好了。之后,用木制磨盘,在上面使劲来回碾压,使之服帖,厚薄均匀。最后,用竹子编成的竹匾再磨平整,这样,一床棉被就弹好了。

要是天气好的时候,就把弹棉花木板架搬到晒谷场上来。这时的晒谷场顿时热闹了起来,大人端着饭碗也来凑热闹,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在讨论着。而我们小孩则在晒谷场上追逐打闹,还不

时地大声唱着那首童谣:“嘭嘭嘭,弹新棉,弹得新棉嫁新娘。新棉暖,新棉新,今后的日子暖人心”。弹棉花的这家人听到,也跟着喜庆热闹了起来。

而今,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在都改用机器来弹棉花了,传统的弹棉花手艺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偶尔也会在城市的角落里看见以前那种传统的棉花匠,“嘭嘭”弹棉花悦耳的声响灌入耳朵里,满屋子棉絮纷飞。来这里的都是一些年纪偏大的人,还是喜欢手工弹的棉花,蓬松温暖,而且还耐用。刚劲的弹奏声中,那是平凡岁月的吟唱。清代文人韩荣光在《竹枝词》中写道:“棉花街里白漫漫,谁把孤弦竟日弹。弹到落花流水处,满身风雪不知寒。”寥寥数语道尽了弹匠劳作时的辛酸。